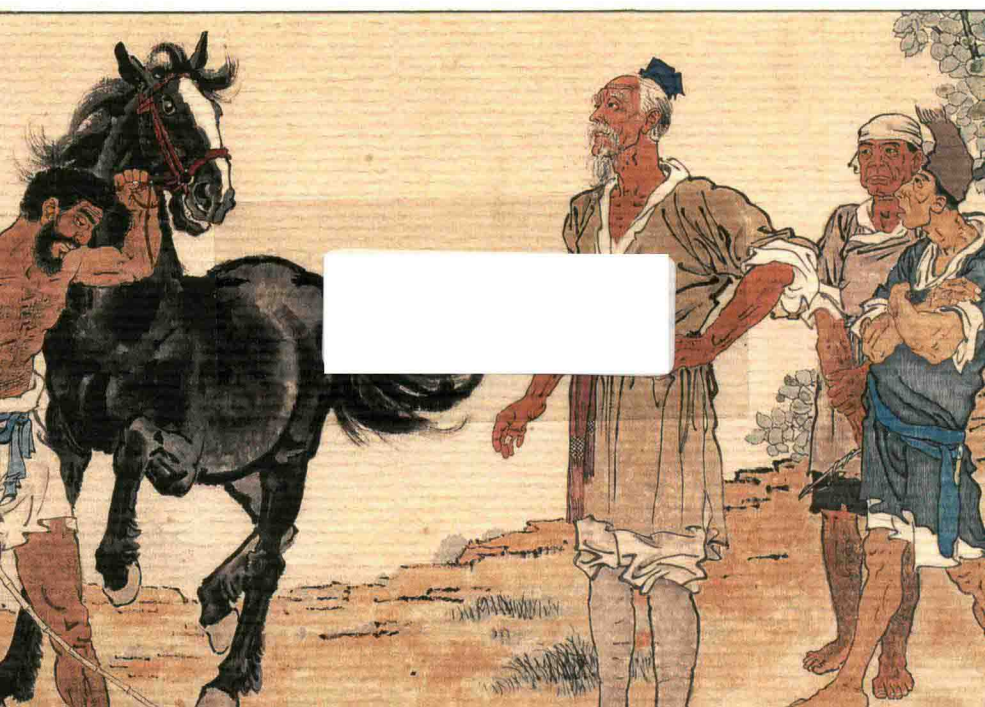


徐悲鴻傳

悲鴻



徐悲鸿传

廖静文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徐悲鸿传 / 廖静文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5.5

ISBN 978-7-5153-3311-3

I. ①徐… II. ①廖… III. ①徐悲鸿(1895~1953)—传记

IV. ①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89988号

总策划: 徐 骥

责任编辑: 叶施水

装帧设计: 瞿中华

出版发行: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

邮 编: 100708

网 址: www.cyp.com.cn

邮 箱: shishuiye@sina.com

营销中心: 010-57350370

编辑电话: 010-57350406

印 刷: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规 格: 88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17

字 数: 340千字

版 次: 2016年1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 价: 128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10-57350337

上 部 _001		
第 一 章 _003	第 十 二 章 _075	第二十三章 _136
第 二 章 _013	第 十 三 章 _079	第二十四章 _139
第 三 章 _018	第 十 四 章 _085	第二十五章 _144
第 四 章 _023	第 十 五 章 _089	第二十六章 _151
第 五 章 _028	第 十 六 章 _097	第二十七章 _157
第 六 章 _035	第 十 七 章 _101	第二十八章 _165
第 七 章 _039	第 十 八 章 _107	第二十九章 _172
第 八 章 _045	第 十 九 章 _111	第三十章 _176
第 九 章 _054	第 二 十 章 _118	第三十一章 _181
第 十 章 _064	第二十一章 _124	第三十二章 _187
第 十 一 章 _070	第二十二章 _132	第三十三章 _194
		第三十四章 _202

下 部 _271

第 一 章 _273

第 二 章 _281

第 三 章 _287

第 四 章 _293

第 五 章 _299

第 六 章 _305

第 七 章 _317

第 八 章 _327

第 九 章 _334

第 十 章 _340

第 十 一 章 _348

第 十 二 章 _356

第 十 三 章 _369

第 十 四 章 _380

第 十 五 章 _387

第 十 六 章 _393

第 十 七 章 _398

第 十 八 章 _406

第 十 九 章 _412

第 二 十 章 _416

第 二 十 一 章 _427

第 二 十 二 章 _433

第 二 十 三 章 _439

第 二 十 四 章 _443

第 二 十 五 章 _452

第 二 十 六 章 _463

第 二 十 七 章 _474

第 二 十 八 章 _483

第 二 十 九 章 _489

第 三 十 章 _503

第 三 十 一 章 _511

后 记 _520

2010 版后记 _523

上
部



第一章
/

夕阳收起了它最后的微笑，暮霭轻轻地飘落下来，夜的浓黑的翅膀温柔地覆盖着大地，一切都静悄悄的，只有河水在哗啦哗啦地流着。

这条宽阔的河流蜿蜒流过江苏南部肥沃的平原，永无休止地载运着江南农民血汗劳动的成果——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，运往南京和上海等城市。巨大而沉重的木船扬起鼓鼓的白帆，小火轮尖锐地呼叫着，疾驶而去，河水掀起层层白色的浪花，忧郁地拍打着河岸。

现在，河流已经沉浸在浓重的夜色中，它那丰满而袒露的胸怀正在均匀地呼吸着，好像在消除白昼的疲劳。在邻近的一座峰峦后面，弯弯的月牙正从那儿升起，它在暗蓝色的天空中缓缓移动，冉冉升到了中天，繁星在静静地闪烁。

忽然，河岸上一所小屋里飘出婴儿呱呱坠地的清脆哭声，接着是一串噼噼啪啪的爆竹声，这儿那儿传来一阵狗吠。在小屋的昏暗灯光下，头发斑白的接生婆正在用一把陈旧的剪刀，剪断婴儿的脐带。

年轻产妇苍白的脸上，漾起一丝疲乏的微笑，她用温顺而欢喜的眼光默默地望着襁褓中的婴儿：“这是我的儿子，他长得多么像他的父亲。”她幸福地想，“愿他将来也像他的父亲一样，成为一个画家。”

这是一八九五年七月十九日深夜，徐悲鸿诞生在这个滨河的小镇上。一座石拱桥将河的两岸连接起来，这桥的名字叫屺（音：jǐ）亭桥，这个小镇便叫屺亭桥镇。它位于烟波浩渺的太湖之西三十里，属江苏省宜兴县管辖。镇上住着五六十户人家，民风淳朴，风景秀丽。

悲鸿的祖父砚耕公曾参加太平天国革命，革命失败后便在屺亭桥镇上做工。茹苦含辛地做了十年工，才在河边盖起一所小屋躲避风雨。悲鸿便在这小屋里度过了他苦难的童年和少年。他曾满怀爱恋地回忆道：

“我们的屋子虽然简陋，但有南山作屏风，塘河像根带子，太阳和月亮，霜和雪都点缀了这江南水乡的美丽。我们在这里和打鱼砍柴的人做伴，鸡鸣犬吠，互相唱答，大自然给了我们无尽的美妙。”

悲鸿的父亲徐达章号成之，自幼喜爱绘画，但因家贫，请不起老师，完全依靠刻苦自学，成为当地知名的一位画师。他还擅长书法、篆刻、诗文，在屺亭桥镇课徒和鬻字卖画。现存他的印章有“半耕半读半渔樵”“读书声里是吾家”“儿女心肠，英雄肝胆”“闲来写幅丹青卖，不用人间造孽钱”等，将自己的感触和抱负表现在印章里。他的书法浑厚苍劲，遍及远近的寺庙。他画的人物肖像工整而传神，现今留下的一幅《松荫课子图》，是他三十多岁时所作。画中悲鸿坐在课桌前琅琅读书，达章公持扇坐在悲鸿身后凝神谛听。当时能将人物画画得这样形似而又传神的人是不多的。他的写意花卉很受徐渭和比他略早一些时候的任伯年的影响，清新淡雅。他的山水画也是写实的，宜兴的私人收藏家至今仍收藏着达章公画的《荆溪十景图》，描绘了宜兴的风光景色，如张公洞、善卷洞等。至今，宜兴图书馆存的一部县志里，还有当时的宜兴县令很器重徐达章才学的记载。但是，达章公一生鄙薄功名，不求闻达，从来不与官府往返。有一次，他听



/

徐悲鸿家乡的宜兴屺亭桥

说那位县令以访贤为名，要来看望他，他立即躲到一所寺庙里去了。他以淡泊宁静的生活态度来蔑视富贵荣华。在《课子图》上，他题了一首长诗，流露出他这种心情：“无才济世怀惭甚，书画徒将砚作田。”同时，也流露了他对统治者的不满：“落落襟怀难写处，光风霁月学糊涂。”

悲鸿六岁开始跟父亲读书时便想学画，但父亲不允许。有一次，读到《论语》中卞庄子之勇，悲鸿问父亲：

“卞庄子有什么勇？”

父亲答道：“卞庄子能刺虎，虎是百兽之王，勇猛无比。”

接着，父亲给他讲了下面的故事：春秋时代，鲁国有个非常勇敢的人，名字叫卞庄子。有一次，他独自一人逮住了两只凶猛的大老虎。这件事传到齐国，齐国正想侵略鲁国，听到鲁国有这样勇敢的人，就不敢发兵打鲁国了。

这个小小的故事使年幼的悲鸿沉浸在幻想中：虎是什么形状呢？他一面读着那册发黄的木版刊印的《论语》，一面不平静地想着。在穷乡僻壤的村镇，既无动物园，又无动物画片，而他多么想知道百兽之王的老虎的形状呵！有一天，他找到一个人，替他画了一只老虎，他便悄悄地依样描绘下来，心里暗暗欢喜。

不久，父亲发现了，问他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悲鸿快乐地答道：“老虎。”

父亲却很冷淡地说：“这哪里是老虎，像条狗呀！”

悲鸿睁着失望而疑惧的眼睛望着父亲，泪水涌到眼眶里了。父亲爱抚地说：

“你应当好好用功读书，因为要想成为一个画家，首先要有渊博

的学识，所以必须养成勤奋读书的习惯。”接着，父亲极其严肃地说，“画画是要用眼睛观察实物的，你没有看见真的老虎，怎能画出老虎来呢？”

悲鸿在父亲辛勤的教导下，九岁就读完了《诗》《书》《易》《礼》《四书》《左传》。这时，父亲才开始教他每天临摹一幅吴友如的人物、界画。吴友如是清代末年最著名的插图画家，能在尺幅之中描绘楼台亭阁、虫鱼鸟兽、奇花异卉以至千军万马。他作为启蒙老师，进入了悲鸿的艺术生涯。但父亲更着意叫悲鸿写生，画父母、兄弟、邻人、乞丐……

有时，父亲带他沿着河岸步行，引导他欣赏和观察大自然。那光芒四射的朝阳，奇姿异态的怪石，诗一般的翠竹晴岚，梦境一样的晓雾渔舟……像美妙的音乐一般，温柔地触动悲鸿那颗稚嫩的心，神奇地将美术的肥硕种子，撒在悲鸿的心里，使他热爱大自然，热爱自己的乡土。

悲鸿出生的那一年，正是甲午海战的次年，腐败的清朝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加深了人民的苦难。农村日益凋敝，农民、小商人、小手工业者很多都破产流亡。徐达章在镇上鬻字卖画已不能维持全家生活，还要起早贪黑耕种七亩瓜田。幼年的悲鸿也跟着父亲参加农业劳动。

家里没有牛，要借邻人的牛犁田，就要替邻人放牛作为补偿。在山冈水渚，牛寻嫩草，悲鸿觅野花，这是他童年甜蜜的回忆。有时，田里缺水，他矮小的身子趴在水车上车水，脚板上便留下一道一道血红的印子。

江南的春天来得早，和煦的春风吹绿了小屋后面的桑树的嫩叶，悲鸿的母亲便忙着养蚕了，以蚕丝的收入贴补家用。

当时，兴办学校的风气盛行，不仅富人的子弟都进学校读书，一些家境勉强过得去的人也送子女入学。幼年的悲鸿很羡慕孩子们背着书包上学校的快活情景，许多亲友也都来劝徐达章送悲鸿入学，并说：“画画是吃空心饭呀！怎能靠它谋生呢？”

的确，在民不聊生的旧中国，画画是没有出路的。一个画家很难依靠卖画维持生活或找到职业，达章公自己的遭遇就是如此。听到亲友们这些好心的劝说，达章公轻轻地叹息着。有时，他用爱抚的眼光长久地默默注视悲鸿，仿佛要在儿子那张眉目清秀的脸上写下他的歉意。

但是，幼年的悲鸿并未因不能进学校而感到自卑或孤独，他有着自己的乐园。在那美丽的乐园里，有一大群和他一样被排斥在学校门外的小伙伴，他们一同劳动，一同游戏，一同幻想沿着门前的河岸，走到遥远而广阔的世界去……

遇上节日，小镇上迎神演戏，悲鸿挤在人群中或趴在树干上，在阵阵锣鼓声中，幼小的心灵在为好人的不幸而悸动。有时，悲鸿也到镇上的茶馆去听说书，挤在那些皮肤黝黑的善良劳动者中，闻着劣等烟草的辛辣气味，全神贯注地听老艺人绘声绘色地讲《水浒》《岳飞传》《三国演义》等。听到动人的地方，他也模仿着成年人的样子摇头叹息。

戏中和书中的英雄人物带着鲜明的爱憎，流进悲鸿的胸臆，犹如清澈的泉水，流入贫瘠的大地，滋润着悲鸿稚嫩的心田，强烈地影响着他性格的成长。他常常怀着激动而崇敬的心情，将戏中的英雄人物默画出来，用剪刀剪下，贴在竹竿上，举着它们在镇上跑来跑去。成群的孩子尾随在后面，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。

他还把小伙伴们叫到一起，上山砍些竹子，做成刀枪棍棒，练习



一九〇一年，徐悲鸿的父亲徐达章创作的《松荫课子图》

武术。他们每天黎明即起，先绕村子跑两圈，不论酷暑严寒都跳到河里去洗澡。悲鸿坚持锻炼身体和意志，幻想有一天能成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，就像戏中和书中的英雄人物那样。他自己还精心刻了一方“江南贫侠”的图章。

那时，农村没有照相馆，人死了以后，较为富裕的人家都要请一位画师替死者画遗像，以供后人祭祀和怀念。每当达章公被人请去画这种遗像时，悲鸿便和小伙伴们在家里将桌椅搭成戏台，演起戏来。有时模仿他们看过的戏，有时结合听到的故事，自编自演。善良的母亲和邻居偶尔也兴致勃勃地来看他们演戏，但达章公是个勤谨而严肃的人，决不能让他知道。每次演戏，总有一个孩子负责在村外瞭望，如果发现达章公回来了，便飞快地跑回报信，戏台就会奇迹般地在几分钟内消失，孩子们都纷纷跑到河里去洗掉脸上化装的颜料。不料有一次，在村外瞭望的孩子靠着树墩睡着了。当戏台上身披红色被面的“江南贫侠”高举利剑，大叫“恶贼住手”时，达章公突然出现在台下。仿佛一阵飓风猛烈地吹来，把一切快乐都卷走了。孩子们像着了魔一样呆立着，随即悄悄地退缩到一个角落里，等待一场盛怒和责备。但是这位律己很严的父亲并未发怒，甚至连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说，他只沉重地叹息了一声，指着那被孩子们用来化装的颜料说：

“我们是贫苦人家，买这些颜料不容易呵！”

父亲的话像沉重的鞭子一样，打在悲鸿的心上，从此以后，他再也不演戏了。

令人愉快的收获季节来到了，为了防止刺猬偷瓜，悲鸿带根棍子，睡在瓜田里守护。黑夜的阴影在碧绿的藤蔓中铺开来，美丽而沉静的夜空高悬着，它多么深邃而宽广！月亮从云朵里钻出来，又钻进去，

好像在和闪烁的星星捉迷藏。此时，悲鸿的思想也在向天空飞翔，那些美丽的神话故事都一一在他眼前展现。温暖的晚风夹带着瓜香，在诱惑地抚弄他的嘴唇，他多么想尝一尝这些绿油油的西瓜……

黑夜收起了它的帷幕，初升的太阳从睡眼惺忪中醒来，那些诱人的西瓜都被装上了门前河里的货船，堆积得如同小丘一般。船儿扯起满满的帆，扬波而去。直到帆船走远了，变成一个小黑点，消失在远处，他才惘然若失地回到家里。

悲鸿的母亲像许多善良的农村妇女那样，迷信神明。在斋戒的日子里，母亲总要穿上浆洗干净的蓝布衫，带着他登上树木葱茏的南山，去寺庙里进香朝拜。一路上，他们看见络绎不绝的善男信女挂着香袋，有些人还穿着草鞋，踽踽而行。母亲脸上显出异常庄严持重的神情，领着悲鸿，跟随进香的人流一步一步地攀登，终于在万绿丛中，看见那带着森严气派的庙宇。虔诚的母亲点上火烛，跪在高大的神像前，嘴里发出喃喃的声音。她在为丈夫、为儿女祈求平安，祈求温饱。她那瘦小的身子匍匐在地上，不停地颤动着，仿佛在接受神的审判似的。悲鸿仰视着那闭目沉思的神像，迷惑地望着神像唇边浮起的一丝微笑，他多么幻想真有一个美好的天国啊！那里没有贫穷，没有灾难，人们无比的快乐。他想起隔壁的那位老奶奶，常常因为没有米下锅而流泪，而母亲便从自己所剩无几的米箩里舀些米给她……悠长而沉重的钟声敲打起来，在他身旁发出阵阵悲怆的回响，仿佛是那些不幸的人们在悲哀地诉说生活的苦难。悲鸿的心开始颤动起来，一种无名的悲伤悄悄地爬进了一个早熟的孩子心里。

但是，孩子的悲伤是短暂的，欢乐永远占据着童心。一回到镇上，他又和伙伴们尽情地追逐嬉戏或捉迷藏了。有时，在豆棚瓜架下，他依偎在母亲怀里，听着那些在长辈口中永远也说不完的民间传说和

神话故事。梁山伯和祝英台的坟墓就在宜兴，那些美丽的、飞来飞去的蝴蝶，哪一对是他们呢？除三害的周处斩蛟的蛟桥也在宜兴，父亲还带着悲鸿从那座蛟桥上走过，桥下有苏东坡亲笔题写的“晋征西将军周孝侯斩蛟之桥”的石碑。还有关于范蠡与西施的美丽传说：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后，知道越王是个只能共患难、不能共安乐的人，便悄悄地带着西施，深夜乘了一条小船，秘密地离开吴都，逃往宜兴。在无以为生之际，偶然发现了宜兴的紫色陶土可以制陶，后来他就成为宜兴紫砂陶器的祖师，许多制陶工人都供奉他的画像……听着听着，悲鸿便在母亲怀里蒙眬地睡去。

和母亲的温存相反，父亲永远是最严格的教师。不论盛夏隆冬，他每天都严格地监督悲鸿读书、写字、作画，即使在农忙季节，也未稍懈。十岁时，悲鸿已能为父亲的画敷色，并为乡亲们写春联了。